孝義真蹟珍珠塔

第九回　慈親有淚悲行路

話說畢直門奉母亲之命要請李太守爲媒遣人持帖前去請他不覺見請連忙打轎前來而下相見叙过寒溫畢公說起要与方氏聯婚央他作伐不勝欢喜喏上連声縂作个撮合去了但因方卿說过三件心愿首是花烛吉期且在其后此时合家上下多添欢喜惟有方生昏上不樂在书斋内愁容満面正当交二鼓之时但見月映疎簾抓灯燦影推窓一看見景傷情介奇偎凉方倍對(唱)呀　但見搭搭梅片尽飄零　水仙開放正鮮明　咳　我若旧花重把新花恋　只怕梅花咲我太无情抬頭看　月華清　露氣霏微数点星　咳　我想一合本

是團圓月　眼前那凍雲无故忽相侵　只振万千　虽然欲
鼓画堂多热闹　反不如夫妻凄凉满目九松亭　洗他奴仆
多恭敬　那及得王太殷勤一片心　毕公虽则如胶漆
志却姑又临行多少情　况且毕氏秀金從未見、未必他
是我心　只有表姐真心无可及　我今抛却前情太不仁
兼之有次聯姻母未曉　将来何以对爹亲　不孝罪深兼不
又　天涯寄跡枉为人　咳　为甚到处冤家来撮合　害還
我兩頭无計向況匕　千思万想腸如結　譙楼早已打三更
和衣睡在牙床上、　看来復去夢难成　不多一刻天明亮
毕公早已到书房〔正白〕老妹丈快至府报今日小弟打發家
人牵進到河南接令堂太亲母到此同住〔到白〕感恩不尽〔正白〕

老婦失所小弟現在付平進白金三百兩作爲路費分付李進
就去就回如今可以放心的了（外白）恩兄大恩何以圖報（丑白）
至親不必套言軟留家与小弟失陪了（生白）恩兄請（丑白）公移
步云考房　方御此刻喜非常（生唱）呀　便是我思京終日心
如結　今朝才得放愁腸　連忙就取梅紅帋　备細情由書
几行　写完家信才封好　即时李進到书房（丑）姑爷在上老
奴李進叩頭（生白）起来老卩難你到河南去庅（丑）正是差小的
去了（生白）家信在此路上須要小心去罢（丑）是（丑唱）家人奉命上
途程　徑長江水路行　披星带月多劳頓　宿水餐風受
苦辛　相逢尽是閑山客　仝伴难防人不仁　将近河南開
封府　失去囊中书与金　此時李進慌忙了　如何去見老

夫人　回家又难復主人話　只得逃遁他方过此生　右公子如何料得到　道他一定到家庭　所以冈怀暂遣惟勤讀　即要收拾行囊往北京　不說鲍李二生来赴試　再表方家年老太夫人

引　晚无計營生　嘆本年慘遭極境晚（白）自入坟堂消求子当年回首更心酸　孫兒一去无消息　更隔云山路方般

老身楊氏　幼适方自肖泛相公亡後家業蕭條運遭回禄以致无地棲身現在寄居坟側十分苦楚这也不在話下只为秋回打發孩兒前往襄阳誰知一去杳然竟无消息好時我常怀冥慮当此隆冬飢寒交迫更直本月无辛好不傷感人也（唱）曾記孩兒別我去时光　正值中秋桂子香　到此明　綠□無

看看变色　野稻登場遍地黄　别人家五谷豐登天肃[illegible]我家是空如想聲甚凄凉　别人家崖前子孫團圓樂　我家是母子東西各一方　别人家思量要把年来过　我家是出前惟有一炉香　形单影隻誰為伴　倚自思量淚汪々冤音見吓你在外边那里曉得做娘的苦　我每日起来在坟上拾些松毛換得几文買米度日　遇有天晴还好　一經風雨如何过活你若再不回来为奴的是命思呼吸的了　老娘思量起　好悲傷　淚珠点々湿胸膛　咳見吓　你看柴門冷落无人至只有寒鸦绕樹叫凄惶　咳乌呀吓　你可上天寻雁兒通消息　相煩繫足报兒郎　好苦吓　我如今一頓飯常飲水菜根滋味也难當　老鼠尚嫌空腹恨　可怜我床豆損々

嘆无糧　這般凶児如何过　不如趁早赴黄泉　咳　我死一身何足惜（白）但是孩兒倘有回還之日豈非害他（唱）不孝之名罪怎当　故此不敢輕身殞自盡　苟延殘喘乞耕糠

咳兒吓　你若就見我尚在　不过形骸憔悴面焦黄（白）咳兒吓你若再不歸來我所捱不及你了（唱）現在飢荒催我命　可怜的　誰人看我到坟塋　咳皇天吓　我一身並无好处　元該死　只是没有倌林把我殯　難道骨殖一堆荒草沾　凄着更隔狐吞吃个光　咳我那公姑吓　我那先夫呼　我死不离坟左右　只少个包土滌佛赵五娘（白）且住我若餓死有誰知道　還要把这苦命暑挨几天但見孩兒一面死也放心兒你

（唱）我于你行財思兼親嘱吁　難道引居首詞頃刻忘　你許

我一到襄陽姑母処　家中随即苦还郷　为什么一去杳无状
或雁断　莫非你途中不測有災殃　抑或另有机緣来耽擱
了此時向未到襄陽　我防你身罹本場長途苦　一时病倒
內風霜　我今欲要差人来打听　叫我央誰出力走他方
千回万轉思量遍　毫无良策可相商　若直也要我想在家挨
是餓死拚这老命不免到襄陽一走（啊）老年高　思慮焦　不
如也到襄陽去走一遭　顧不得五花官誥夫人体　顧不得
衰齡風烛鬢蕭蕭　顧不得单身独自无盤費　顧不得途長
路远走荒郊　顧不得天寒地冷衣衫薄　顧不得弓鞋小
受勤劳　若是得到襄陽地　相見孩兒愁自消　明知此去
非容易　也是拚却残生命一条　表的那老夫人起了这条念

豆也不与人商議免强度过残冬一交新历公子信息依田杳
服再兼全无生理实難度日只得把家伙变賣了大盖屋几两
妻在身边那日五更起来打成包裹關上柴扉老曼但見昏星
没　曉星高　江上漁翁把櫓摇　只听得四野鸡声齐唱和
籬邊犬吠閙嘈嘈　風入松林平平响　清霜遍地似瓊瑤
月落日升天欲曙　花林人跡甚寥寥　那夫人双泪如
雨到了坟前把包裹放下对坟放声大哭老曼阿呀我那公婆
想公郎今日做媳婦做妻子的别你远行實出于无奈惟望魯
双膝跪　泪連連　拜倒墳上别祖先　非是我言乖露魂来
别你　也只为性命遇于呼吸间　万不得已身在外　但我
去之后　誰人坟上化纸钱　荒郊断絕行人少　只怕几使

拈柏殘松難保全　后人不肯遭賤沛　寡婦年衰更倒顛

爹爹我今日本欲做殯殮實在力不從心阿咱里上上靈前

我只得撮土为香心略尽　祝告明天在九泉　万望祖先加

護佑　途中暗地要周全　未知我何時得到夜阳地　相見

孩兒在那一年　夫人哭得肝腸斷　但見東方紅日漸升天

爹爹阿咱天色已明此時不走更待何時趁早走要公婆相公

我去了咱爹靈拜哭坟堂別太匆　不分南北与西東　可怜

他一身從未走而外　如今背井離鄉路万重　又兼俺小難

行走　背跎包裹曲如弓　再上粗布衣衫破　面顏枯槁髮

蓬鬆　逢關過縣途偏遠　用尽盘纏路不通　未知方老夫

人休　何时得到襄阳城　此中另要說奸雄　追究珍珠塔

看落　根由揣在下回中

孝義真蹟珍珠塔

第十回　大盜無心當劫珍

引【酒盧】自幼生來但氣雄　殺人放火去行兇　有人問俺的名和姓　江湖大盜綽號小旋風【獨白】俺邱六喬自從劫了珍珠塔滿心欢喜誰想走上街頭听見兩个公人說是畢門畢大老爺的親戚在黑松林被盜劫去寶塔羞人坐在府太爺衙內畧等拏獲兇身追究原物呵唷我聞言唬得魂不附體只得帶了珠塔連夜奔逃一路行來好不擔憂也

鬬鵪鶉【酒盧】俺此番疲步倥偬　歷尽了風霜種匕　每日裡肩背行囊　走遍那水複山重　虧得俺有隨身本事　一路把盤纏弄　俺想出門時呵　听官街捉盜孥凶　累得俺担

京受翅　尚被他追擒戡獲　豈不要索縛牢籠▲怎能勾孝
既奔南北西東　正是雕籠飛彩鳳　金鎖走蛟龍
(酒目)我想是去年冬底出得門來不想條忽之間又是三春時
候了你看桃紅柳綠水碧山青好一派景致也
石擱花邏衛只見桃花爛熳李花稜　走不尽那幽徑丑荒郊
又見那僧歸野寺　人渡危橋　烟林內竹籟開松濤　只
听得哭淘淘　誰家祭埽在山坳　高高下下飛　片片花飄
見一个風箏兒　見一个風箏兒　曳長線兒挂碧霄　近
听市声鬧　已到襄陽了寬覽　你看那城樓台層疊想必就是
襄陽城了但是腹中又飢口中又渴這便怎處
混江龍自迎望着酒旗兒飄　一定是岳陽樓可賞青醪　好

叫俺口燥唇焦 愈覺得心頭火燒 那官他三白甘燒刀
俺只要吃得醉醄醄 賽過那玉液瓊膏 去訪那蓬萊仙島
（酒保）一路行來已到店家門首 來酒保那里（智）來哉々々 酒々
々有々々賒々々走々々 阿唷好怕面孔嚇殺我來里哉（酒保）你
不要害怕咱天生成的這副相貌（智）呀天生故副强盜相（酒保）
呸將罇相拿酒來（智）來哉々々（酒保）待咱一嘗這酒（智）沒來
加些（酒保）你店中可有上等的燒刀（智）上睡的腰刀无得（酒保）
吠可有那个燒酒（智）燒酒是有（酒保）快取來々々々（智）來哉々
々這个燒刀如何（酒保）要了可有下酒的東西（智）有得多哩糟
嫩雞醃肥鴨炒青魚蒸黃雀香而脆甜且朔蝦米拌韭菜木耳
燉俺用（酒保）都不用你店中可有猪首拿一个來（智）猪只有四

集那一个頭心肝肚肺大腸腰子有仔手没是妖怪哉（淨白）嗄你不懂猪首就是猪頭匕匕就是猪首（丑白）吓是哉介末有我去拿來（淨白）快取來（丑）客人猪頭來里（淨白）阿唷吓吹悶開碎都香（淨唱）直得俺心曠神怡　你看那酒又香　肉又肥　一霎時解渴充飢　說不尽喉間爽利　真个是沽來酒　无尽期　吃得俺醉眼昏迷　温透征衣　遍体酥匕　没瞪匕　好一似岳陽樓上神仙地　好一似沉香亭北脫靴時　好一似花和尚倒在半山亭里　好一似劉唐夜走醉如泥　說什麼瞞心昧已　說什麼天道难欺　喜俺跳出是和非　凭他的地網天罗　难拘我崑崙力氣（淨白）況且今恣他鄉終非了局俺若得琥珀交贖命（唱）那時節旋回故里　一團叙夫妻

仍旧去打劫囊貲　江湖上面尋生意(酒保白)吹酒保那里(生白)来
哉阿是会鈔一共五錢四分(酒保白)酒保俺没有艮錢在此寫在
賬上(生白)下客人小店里從勿賒个嘘(酒保白)你不用忙自肰还你
我有一只栢子一个破囊當押在此(生白)介未好及哉(酒保白)問你
這里可有大當鋪(生白)小當鋪多大當鋪只有一家在城中若右
街前陳百萬朵(酒保白)有多少路(生白)進城一直望東轉湾过桥去
勿远哉(酒保白)你这里叫甚店名(生白)我里有名的毛家敘商館(酒保白)
如此我去也(生白)就来吓(酒保白)多講
尾(生)(酒保唱)急忙匕　步來移一　街坊認不识路高低(生白)我把那
当籍情由　說个真詳細(酒保白)却說即六介在酒店乞了一飽只
因腰内囊空要將宝物典当(酒保白)你看他走出店来怎生模樣

犯子唱 往長街 疾如飛 長纓帽 歪戴半边鬢際
布衫兒 肩上披 面青乜 六眉一團殺氣 口角边涎沫
淋漓 脚歪斜 路又蹺蹊 橫街直撞人廻避 酒白 吹咱要
到城中紫石街前那里去的 唱 咗咦好凶嘘 酒白 吹咱問來下
街路的 白 不是勿远哉 一直望東过桥便是哉
前腔 唱 見他形 真怪異 小孩童 嚇得胆战魂飛 老頭
兒被酒氣 吹落在塵埃地 婦女門快把門閉閉 胆小的
回別路奔馳 好事的隨伯他看个高低 不多時早到了官
家門第 酒白 一路行來已到陳府当門 唱 郎大乔抬頭一看
酒唱 但見陳府上 好軒昂 一帶赤墻甚長 巷門寨柵
多堅固 更兼守夜有人防 打從夾衖行將去 周回密乜

有匾揚　只見寫就洋青大当字　招牌懸挂在街坊　進來天井真廣潤　石板平鋪鏡面光　東西对面厢廊内　尽是倉廒大棧房　存仁典當真鄉官　告示層七貼粉墻　多少人家拿物至　擁七擠七鬧慶七(唱)邱六乔走到板前把手一扮(白)吠閃開(唱)兩旁人多滚倒在地(白)門嘀七做着七七个个大老官直甲兇得緊(白)得罪了(唱)也有人說道他是醉漢讓他罢了那邱六乔高声大叫(白)掌相的(白)做啥(白)你当中有艮子没有(白)邱倍要當几万两一件布衫值勿得几个銅錢(白)我另有宝貨把與你看就在腰边取出珍珠塔放在把上說道拿去瞧(唱)那朝奉接在手中但見一个小七紅包解開一看原來是珠子串好的宝塔不知價值多少就拿到里面太

抵當万六刀処看个仔細[illegible]好東西去問他要爭多少艮子朝

奉就走开来問要多几何艮子即六乔把手一兼[illegible]几何个[illegible]

你看值多少当多小朝又到里边說他把手指一兼又說值多

少当多少[illegible]什么菜人[illegible]有来勿便正路人到便那路上貨那

万六刀自己走到外边就問你要當多少耶六乔就說看准定

貨值多少當多少[illegible]我們不問你買不必講價[illegible]既不識貨

開甚鳥当[illegible]胡說我這里不当还他去[illegible]煩偏要当[illegible]老实

对你說我這里不当来歷不明之貨[illegible]放你囚娘的屁什么

来歷不明[illegible]吹看将上一面算盤早已飛進打在小朝奉身

上[illegible]阿吓反了七七打七七

急已令[illegible] 有个後七林小二 年紀約来廿六七 最喜尋

相打 一向誇張有氣力 曾經試本事 大門灯旁才打必
無明火 勿肯息 就把衣裳撇 要顯匠七能便捷 不
意飛身來跳而 磨拳擦掌打將來 邱六乔扔身側一側
倘未相交先吃跌 看那林小一 紅又紅來青又青 額被
惱流歪了鼻 阿呀匕反栽真反我 合當鋪 人有二三十
大家冒火星 兩口一齊喝 打殺故个野蛮賊 人命官
司我承值 那時惱了拳師王老七 綽号名為鉄頭鉄 真
結實 恨不把邱六乔 大吞大嚼一口吃 照準他胁肋
就用飛脚踢 被六乔輕匕接住向外擲 擲去一丈二三尺
偏匕擲在阳泥溝 四脚朝天當作蹭 衆人尽吐舌 直呵
呀了不得 何處而來天撒潑 打得个天昏地黑 快點去

对老爷說遍那时打得落花流水小郎進去告訴老爷那日老爷正与買办筭日用賬見賬上買了素菜便問何人吃斋買方說夫人到戒當去進香分付小姐在家吃素正在說時只見小郎氣吁吁走来說道𠮶老爷不好了外边打将三斤直要打進裏面来了爲了何事𠮶不想有个外方人力如鋼王状如刘唐長比金剛惡過豺狼吃得爛醉大發猖狂一進門就来尋事睢衙衆尋事𠮶他拿了一座珠塔不知要些多少口不說明只管乱指万六千不理他他便飛進柜来動手就打林一官王老七都被他打得嘴青鼻腫豆破血淋爲豈有此理挖是你們生事既有珠塔快取来我看𠮶是遍小郎奉命去如飛爲老丁斤眼把豆低遍吘　常言買賣須和氣　他們是慣与人爭若是

非　午上的狐假虎威誠可恨　不想到虎落平陽被犬欺
眞个掌中自有強中手　得便宜處失便宜（白）老爺正在心頭
悶　但見小郎走進喜孜孜（白）老爺珠塔在此（白）拿來我看（表）
老爺接在手中看个詳細（白）心中想　甚希奇　再不想世間
也有此寶東西　我家有个珍珠塔　看來一點不差遲　難
道二式生成原一樣　難道原人做手没高低　此寶若能歸
于我　將來配合正相宜　不要管他　待我進去　取出家
中所有物　果然比較相同則罷之　老爺袖了珠塔　連忙
跨進蘭閨內　再說小姐是在那里　尺剪金線繡花枝（唱）來
喜叫声小姐老爺來了（表）小姐上前道萬福　老爺開口有言
詞（白）我兒当初交付你的珍珠塔在那里快取出來要緊要緊

嘔千金听　頓呆呆　为甚今朝提起来　此物已归方表弟
作何搪塞賢安排　急得个丰見毫无难可答　而如土色
托香腮　虧杀老边伶俐女　米淡急智把言推　暨首小姐我
記得珠塔是夫人拿去了　嘔几時拿去的　賢首是去年　净旦既
如此你快到母亲房中取来我看　嘔咎七吓　唱母亲是出門各
处多剑鎖　女兒不便将他箱子開　嘔咎七此塔一向看熟的
为何今朝要看这等自急　醉兒吓　説也奇怪方才當内小郎進
来説有外方人拿一座珠塔要當艮両朝奉們不十分保他匕
就厮打起来小郎报与我知道是我叫他取進一看觉与我家
有有仿佛一樣所以要取出来两匕比較如果一樣賢他配好
豈不更好　嘔吓　那有此事他的珠塔可在　醉　現在这里　嘔君叩

旋向袖中取將出來與小姐一看（旦白）小姐見　好心焦　當豆
冷水一盆澆　面紅紅又帶黃色　魂也飛來胆也消　手捧
胸膛難開口　凡乎落下淚珠拋　此刻來昔也竟慌張了
似醉如痴係木雕　兩人面面來相視　真个是苦連啞吃小
開交　老爺見了淨京駭（外唱）你但為什麼這般着急好蹊蹺
昕白小姐吓（唱）事到其間難瞞隱　不可含胡腹內包　真贓
既現人何処　必定途中有禍招　此時若不言明白　只怕
書生性命決難逃（淨白）你們說些什麼（表白）那時小姐（表唱）只
得雙膝來跪下　把真情哭訴老年高（淨白）探其情來这珠塔
就是我家們了　快將实情奔来（旦白）爹爹吓　事到其向女兒不
得不說了（淨白）快講講（旦白）爹爹吓

【西江月】總是女兒該死 不宜瞞郄双亲 客來表弟到家庭 只爲嘗覺挑性 輕長窮儒猶可 恐傷昔日亲情 周全代伊曲調停 敢負河南方姓【淨白】你怎麽調停的呢【旦白】爹七叩後見叫采苹追到花園裡面

【前腔】再四欵留不住 虛空怎走風塵 盍厘相送礼該因 傲氣堅辭未領 即便心生一計 送伊茶食零星 他因微物受而行 珠塔包中暗瞞【淨白】你叫采苹拿去送他的【旦白】正是【淨白】我向你这来塔向有紫檀匣子可曾一全拿去【旦白】爹七那時恐其不受去了小匣將綉襖包好拿去的【淨白】什么兼綉襖【旦白】就是爹七当房中包回去的【淨白】要你今說明我女兒道最是你花園好意但女兒家揑李妄動究竟不該【旦白】

呀爹已。如今第一要追究珠塔是那裡來的（淨白）這个自然見吓。幸喜你那老不賢的母親不在家中。此言不可洩漏。但是要追珠塔非經官府不可。我自有道理。老爷姑起身來走到書房便問小郎。那珠塔可有包的。（丑白）有紅綢袱小包。（淨白）取來我看。並請萬六爺進來有話。（丑白）是。小郎去不多時同萬六爺攜進包袱。老爺一看真贓已實。便道萬六哥說也奇怪。那曉追珠塔就是我家之物。（外白）老先生何以見得。（淨白）你听我道來。（唱）說起來 話也長 此物案家一向藏（外白）他如何來盜去的。（淨唱）並非家內來窃去 搶奪劣途在遠方（外白）搶奪那一个。（淨白）去歲冬間（淨唱）有个舍亲前來到（外白）是那个。（淨唱）是河南內姪小方郎 只为我賤內禮文未周到 他少年心

性別姑娘　我曉得了　連忙追到南陽外　九松亭相遇訴衷腸　曲意再留留不轉　我就將女兒許配訂鸞凰　送他盤費他堅却　只得相贈珍珠寶塔送歸鄉　今日呵此物忽來真奇怪　必然途中遭劫事非常　況且此刻當中人一下畢竟是强徒兇漢不馴良　難得他偏到我家來典押　豈非天理甚昭彰(末白)阿老先生這也奇怪(末白)萬六哥你可出去好言好語哄騙着他或留他吃酒只說我要問他買多少價值只管加添纏住他的身子切不可放走了他(末白)這個事容易(淨白)快去(末白)是　老爺一面吩咐家人王本持帖到縣幷備細開明情節要縣尊立刻出差拿兇究審自然要三拷六問的了(表白)列位要曉得前幾回是贈塔劫塔追塔這一回是當

塔認塔後一回就是寶塔與塔了［衆唱］只要務能爲禍 不
信但看珍珠塔內交 況丁娘的是 從本概行皿能盡 豈
非冷落了塔中珍

新編加增續全寶塔

引［生上］爲民父母 淸風数載 賞罰從公無枉 但願時豐物
泰［白］叨任襄陽令 承恩管萬民 丹心惟報國 青史可傳
名 下官劉君助北直隸人氏兩榜出身蒙聖恩簡授襄陽縣
令到任以來喜得民安物阜共樂昇平風調雨順稼穡豐隆好
一派春時景象也這都不在話下適纔來在街前陳姓鄉宦有
書帖到來爲竊寶中途謀命事其人現在兇暴異常要下官示

差拿獲但他既老大盜諒官差難以擒拿必須調齊民壯官兵處保无虞也（生唱）襄陽縣令西咨文　詳明督撫調官兵　大司允諾划君助　当下的發遣官兵五十名　县官立刻僉牌票　能幹公差頭八人　協同兵卒来陳府　紫石街前去拿犯人（末白）此話暫行擱起且將陳管説七（唱）且說那　万朝奉把身回　走到當內假話連篇說一回（外白）你們休得嘍皂有話好七的講何用動手况他乃係遠方之人（外唱）休得將他来欺侮　你这么英雄也休莽撞与胡为　自古道和氣之時財亦旺　何須如此怒如雷　况東翁現在相埋怨　得罪英雄禮太亏（外白）阿英雄方才得罪之盛你閒但看東人薄面宽我如今　話要与你商量　大爺听說冷七笑　嗳嗳咯七七老

朝奉（酉唱）你衆人有甚言詞与我商（外白）阿英雄請坐（鄧白）有
坐（外白）分付茶來（衆白）小郎只得免强應一声道是家朝奉都
在那里你設我再为何老爺如此看待甚为不平林小乙說真
勿伏巷（外唱）我再設万六刀把話荷　請問英雄住那方　姓
甚名誰何處表　現居何業請設上（酉白）你家又不招俺作女
婿怎麼要查俺的根底（外白）並非查問根底不过請問大名好
議老漢如雷灌耳（酉唱）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邱六乔的便是
（酉唱）若問俺　住那方　都住黃州城外旁　巴其窘迫无衍
業（衆白）正要說下去連忙頓住了口本是說做强盜的因心中
一驚忽然止住口了（外白）阿英雄为何欲言不語（酉白）老朝奉
（唱）俺只得飄流浪蕩在街坊（外白）原來如此（衆唱）正在此間來

再話　恰逢小使送茶湯〔外白〕請茶〔淨白〕請〔外白〕分付備酒

〔淨白〕不消費心俺家就要去的〔外白〕什么要緊坐坐談談〔淨唱〕

區區備酒却虛邀　不过是要使强人吮攔牢　即六夯那嗐

琹中曲　意圖哺啜飲香醪　將身穩坐金交椅　一盞香茶

飲罷了　万六爺　叫英豪〔外白〕阿英雄方才説些珍珠宝塔

〔外唱〕我東人見了喜心苗〔淨白〕可你東人也喜欢咱的宝貨么

〔外白〕果然好〔外唱〕真是世間罕有物　欲將艮兩買來來近好

覌瞧　不知價值花紋几百兩　說了之時現兌紋艮當面交

〔淨白〕阿乜乜麼買咱的宝貝但此物无價之宝因俺急于等用

是價三千兩罷〔外白〕英雄所太貴了与你打个三折〔淨白〕多少

〔外白〕三三得九百兩〔淨白〕不要〔外白〕既如此湊个齊数再加一

百兩何如（衙白）那有道許多的屋價（外白）既然不賣再添你三百兩若還要添我也不要了（賈唱）我想他已經加到我一千二百兩若再不賣豈非惜過了不如賣了罷（丑唱）邱六乔 便開言 門声朝奉老高年 價便今朝依了你 但要紋民足兌細絲圓（外白）那些老漢的一九說合是要派的呢（衆唱）正在此間來納纏 早來了民壯官兵數十員 并同八名建捕差人韓 一齊擁進存仁典當門 萬六爺是領先打照會 大家蜂湧上前行 人人手內拿軍器 无非是繩索鉤鏈与鞭 邱六乔一見渾呆了 免不得掄拳起向前 古語云衆寡相區難抵敵 况且他赤手又空拳 兵丁个个如狼虎 声声吶喊振連連（內白）捉捉捉捉强盜叫不可放走了吓（衆唱）好

一个英雄共六乔　此时插翅也难逃　正所谓杀命谋财无好报　到今朝恢上宪網岂相饒　衙兵丁、围住了　登时拿住猛英豪　立刻絕川与索綁　解進襄阳県内交　兵丁五十丑行伍　詞中且有老年高（釆白）昔作司閽僕　今为陳姓奴（釆白）老汗王木春老爷之命賫帶珍珠宝塔来此已是襄阳县内岩等県主升堂審究凶人研查姑爷下落（釆白）正是渾濁难分連共里　水清方見两般鱼　鈍传者强人自把真脏露　必然他　告中途方大下　不然是宝物因何此賊手好叫人轆轉愁思心惹煩（釆白）呀你看县主老下升堂也（衆唱）但听得　升堂鼓　三下敲　坐出为官甫面朝　六房书吏俱齐集　三班皂快喝吆七　先傳知数當堂問　王本蒼頭

且說王本老家人　急忙回至家庭內　去房內面見東君
細將其主言詞說　老爺滿腹細明吟（爭自）叮此搭珍珠顆數
下官一時却記不清白必須去問女兒（衆唱）頭御史　進內來
香房傳請美裙釵　叅芊面前千金聽　嫦娥是急步弓鞋
小足忙　堂樓下見生身父　櫻桃微啟與嚴台（宜自）爹爹七呼
喚女兒有何吩咐（衆自）老爺就將其主之言說與女兒嫦娥便
道孩兒記得（宜唱）却是一百六十顆湖珠來穿就　二十四根
金絲縮七層　琥珀風磨鑲結頂　羊脂玉版細花紋　珊瑚
出字關于楄　圍七角上掛金鈴　若問分毫長共短　約來
六十有餘零　母親七手來穿就　孩兒記得碧波清（衆自）老
爺隨即出外將此言告知王本（自）王本即往其中將此言呈明其

王與主復看珍珠寶塔分毫不錯與邱六喬言記大相反肯許不動刑法怎肯招認(生白)吩咐將邱六喬夾起來(末白)下(衆唱)就把他 一夾棍 三把收(衆白)雖然欽若英雄(衆唱)到其間心痛猶如澆滾油 發暈還陽重又醒(生白)問他招不招(淨白)咱沒有的招(生白)再加八十根腳頭問他到底招不招(末白)吩招不招(淨白)兇你夾死了咱咱總是不招的(生白)好个煉別的狗才吩咐取腦箍過來(末白)吓(衆白)列位這腦箍乃是極刑凡遇江洋大盜鐵骨銅皮方才用此今日又要京動他了(衆唱)好一个大盜英雄邱六乔 个个朝难把極刑熬 他是眼前来黒頭疼痛 眼睛兒报出像胡桃 厉声大叫稱饒命 極口連連喊願招(淨白)回老爺老爺七饒命向小人願招(生白)吩咐衆

就曲腰(末白)老爺在上小人王本叩頭(丑生白)你叫王本麼(生白)
小人就是王本(丑生白)你家主人失去珠塔還是路上遺失的呢
是家中遺失的(末白)啟上老爺(丑生白)有(末唱)老王本細訴根由
道短長　說河南旧主小方卿　他係主人表內姪　去年曾
到我門墻　家主母不念親情語至誼　嫌他窮窘揣他罷
老爺听他少年血性天生就　如何受得這腌臢說話狂　怒
匆匆不別而行返　手携行李出門墻(末白)我家主人聞知此
事十分大怒堪恨夫人不念親情只得帶了寶塔花銀(末唱)速
趕的　騎駿馬　出門行　加鞭飛趕少年人　直追到九松
亭子下　方才面遇小方生　曲意欵留留不住(末白)我家主
人就將珍珠宝塔与自花銀(末唱)送他路上買零星　他做氣

堅辭而不受（末白）我家主无可奈何（末唱）又十分欽敬少年人
只得將珍珠寶塔為紅定　与翠娥小姐訂朱陳　他翁婿
二人依匕分捨松亭內　到如今雁杳魚沉數月零　今日可
寶物忽來典內押　家主人十分疑惑費沉吟（末白）望求老爺
尿究凶人這寶物何來并求查我田主人的下落（生白）知道了
珍珠塔何在（末白）現在呈電（生白）取上來（末白）是（末白）阿边公
人取上送与县主匕匕就將紅緞包打開仔細看果然好東
西（生白）但見光華万道冲牛斗　粒匕粗珠塔七層　金絲穿
就玲瓏巧　原來扯積值連城（白）县主看罢放在一旁分付带
犯人（末白）自然犯人進咧（末唱）兩边衙役外边來　登时带進虎
狼才　押在丹墀忙跪下　為官吩咐把豆起（末白）吩咐犯人抬

頭（正生唱）你姓甚名誰家居那里爲何打劫陳官珠塔在那里路上打劫的明白再來免受刑罰

（西調滑唱）告老爺 在上听 邱六乔是咱的姓名 家住在黄州城外鄉村 无本營生 乜乜乜乜 家貧困 只得將珍珠塔來賣金艮 賣來賣去價不相因 故而來到裏咱郡

实指望抵來花艮轉故城 見這里紫石街前典當存仁 俺欲將此賣當花艮 誰知道當号存仁却不仁 假意殷勤

要買我的珠珍 忽然將我來拿住 送到官所 送到官所

（細面唱）明乜是當主心惡 要圖賴我傳家珠寶珍 伏求老爺來明斷 公侯万代子孫興（正生白）胡說你是何等之人面

此貴物明是胡供老實再來(西廂)鳴你這个官直正不明白的(老旦)呢(付白)嗄(唱西廂)　俺祖上　做高官　故有珍珠塔一圓

君王降寵來欽賜　永鎮家園廿載寬(老旦)既是家傳至寶可曉得這塔上有多少珍珠怎樣穿就門自再來才为真實(付白)列位要曉得即六乔乃是粗莽之人虽能行劫珍珠塔却未曾数得顆数此時縣主一問急得他无言可答呻吟半晌只得口造虛言道(西廂)我那珠塔乃是八十四顆珍珠用金絲穿就的(老旦)上边还有什么(西廂)上边不過是些珊瑚瑪瑙琥珀白玉得幾龍了(表白)縣主又將宝塔復看一回便與王本生來(老旦)你可速即回家問你主人宝塔上有珍珠多少顆数怎樣穿就細細問明速來回話不可躭擱(表白)是(唱西廂)縣主坐在當堂尋

去刑具從實的招上來（唱）小人向來寔无行來起先做了几
回穿窬小事以後並无人知奔胆脫心寬遂为响馬每遺跡身
容商便行搶刦如若不依俺就一刀了結他的性命去年歲底
刼逢大雪出外行刼遇着一个書生好似秀才模樣身上甚是
狼狽俺見他獨自一人肩背小上行囊俺便上前行刼將他推
跌在雪便把行囊拿轉家中打開一看內有一个小小包兒原
來是珍珠宝塔一座小人以爲希罕之宝不肯賤賣藏在家中
過不數日只听得街上沸沸揚揚說有府太爺出差緝獲大盗
又聞方公子乃畢軍門的親戚故此无奈逃去黃州來至襄陽
實指望變賣銀錢誰知竟无人要无奈典當花銀欲圖當了原
回家里那知惹出如此大禍真乃天理昭彰自投羅網念唱未

曾傷此書生性命饒了小人的狗命罷（丑白）縣主呀　暗呻吟

當即開言把話云　諒你既劫珍珠寶　其中那有不傷人

勸你一并招明白　或在本縣　施好生之德不加刑　若再

胡言來抵賴　霎時間送你殘生用極刑（醒白）阿呀青天老爺

吓實則實虛則虛就是夾死了小人不過由一个怨見在這裏

陽縣岸上弄了（表白）縣主乃是進士出身甚是明白奏情度理

却不像傷人的便道（丑白）既然不曾傷人本縣亦不好冤屈你

但你還有餘黨幾人一并招來罷（醒白）餘黨雖有數人俱俱无

能之輩雖為全夥却不同伴久已分散四處去了（丑白）既如此

也罷本縣自有道理但你殺害人必然不少罪不容寬分咐重

責四十大板帶去收監（末白）吓（表白）縣主一面備文申詳上憲

提定斬犯候京詳轉日處决二面咨文黃州府緝獲餘黨此話斬得那王本帶了珠塔和薛與主回家这也不表裴增云一處
撂一边　再說裴阴城外边　毛家酒店致商館　岂尋踪人來会酒錢　光明决　好几天　不見凶人到此間　就把破旧皮箱來開看　睁睛細視闷懨懨　无非是破田衣裳粗蛊服　賣起來准值苦艮三五錢　此回折本生涯做　以后须須細檢点　我且敝開此処休提表　且說王本替明问鞠旋　將根由細稟陳公祖　說强徒今自巳收監　宝塔元帰香閣內　陳公說是悶懨懨寬吊咳　虽然強人認　人无害撚下官想來　恐非的確在中間　若然強人不把方卿害宝物因何帰賊身　陳卿下轉添愁悶　昔年吞壹房一美芙

只得命王本前往河南去　打听方卿可轉旋　老臣奉命离襄郡　前往河南且慢言　此齣紹本辞文査未有　今将寄塔續完全　本堂重價新编就　蔺閣寂寞可消閑　下一目翠娥哭塔倩多少　听弹詞下卷接前因

第十一回　贈夫君多情哭塔

（白）（小旦）燕對鶯花來了因　悄对菱花鏡　紅梅落　柳絲黄　韶光又一春　関山更遠遊人　憔悴不堪来顧影[illegible]　奴家陳翠娥年庚二十待字閨中只因客冬方表弟到来母亲語言輕慢他便含怒而去我命采蘋請他進園私贈珍珠宝塔爹爹又追到九松亭將我的終身許配百岁紅絲一言已定不料那生運蹇時乖中途遇盜我在深閨何由得聽直到前日夫綢帔上有一个黄州邱六乔將這座珠塔到我家典押兒已拿進閨中奴家一見驚訝忙問及難以隱瞞只得直言告與爹他就將邱六乔送到當官用刑追究供出劫塔情由未傷人命

但是盜口難凴放心不下因此差老官家王本到河南打听去
了未知何日得转使我晝夜担愁今日对景触ㄈ傷春懸與
陽花放之辰好不傷感人也（唱）庭花放　春晝長　排起旅
簾燕艷咱　紫燕泥啣架西棟　紛ㄈ粉蝶过東墻　春到人
間春色好　惟有我春愁縈結悶春光　只为远人一去无消
息　終朝輾轉九廻腸　表弟阿　临别之時丁寧囑　我盼
你青ㄈ楊柳到裹咱　到如今柳色已青人不見　試問你楊
柳折柳到何方　空教我香閨暗卜金錢卦　背地裡揾淚兩
行（白）且呀且住前日强盜在當官招出切緊情由未傷人命（西）
但是他言語甚蹺蹊　盜口難凴人未傷　又說道是大子宜
水登半夜　咳　就不杀死　也应康莊在官塘　欲將消

長和短　只累得旧母年高哭斷腸　就是我的姻緣成凶并
只是辜負了　既蒙美意邀東床　即或不至殺死也不至
凍死　咳　你是个柔弱书生逢此禍　彼時京駭也难當
况且行囊被劫身空乏　舉手如何返故鄉　是這等天昏地
惨遭磨折　又未知那晚泊何宿店房　想起情由斷七心难
放　一度思量一度悲（小旦白）呀我想珠塔隨了他几程也古着
他的手攀物在人非不免待我再取出來反覆一观（小旦唱）見珠
塔　更悲傷　睹物旧物細推詳　还道是天下容有相同物
或者盜口油詞錯認贓　如今看起來　分明是我赤梢贈
咦　不好了呢　一定无疑身已亡　珠塔吓　我只道你
層々珠塔放毫光　我只道你　依随着梅花夜　我只道

你陪伴書齋當火囊　因何又落強人手　反做了害人不淺
禍非常　珠塔吓　不知前世有甚冤和債　偏偏为你受灾
殃　如今塔在人何在　天涯遊子問茫茫　倘然果得還鄉
井　也該雁足傳书几行　为甚麼渺無音至　難道
把旧事今情一概忘　吓我曉得了這珠塔原是私贈　他深
心怎肯露行藏　生成傲骨兼強　自然的不便修書告我
娘　但是我娘你不便修書告(白)我爸爸待你如何(唱)何不修
書告我老椿庭　咳思想起来　正所謂去日苦多来日少
見時偏短別時長　千金正在双流淚　采萍使女進香房
聽見深閨長吁嗟氣　難解千金一片愁　小姐果在此(白)放
在桌上(唱)小姐吓我看你情緒無聊飲食多減花容消瘦

許多請免愁煩還宜保重【旦】旦成朵兒所【唱】近來无事实难言
怎得愁腸撇半边　自從見墙心傷感　一日不安來夜不眠
每日里　悶听鶯鸝窗外與　愁覌紫燕乱穿簾　百般看
饌全无味　五色衣裳懶去穿　十二時辰无别念　惟將珠
塔挂胸前【貼旦】小姐話虽如此【唱】劝小姐　且開怀　河南方
娃有期來　终楼定見泥金报　少不得吹簫秦女鳳凰偕
【小旦】朵兒　你言語　好踈呆　难道我香閨少女要摽梅
我是恐其一有長和短　叫我二老終身靠着誰　就是河南
太七也要添想望　望兒穏七步金堦　好待錦衣归故里
五花冠帔捧將來　到如今天涯地角何人在　死活存亡音
信乖　叫人怎不愁和悶　所以時常想起泪盈腮【貼旦】小姐

放心如今老爺已打發王伯已到河南去了只要王伯已身轉此事就明白了（旦白）咳王本此去不知幾時回來就是回來也還吉凶未卜況于我的愁腸豈獨爲此（旦唱）思量起　更要其

種七愁腸十二時　我傷心豈獨爲方公子　可憐得老爺与夫人　常鬧家庭变面皮　咳　我爲人子者心何忍　況且雅言誰是与誰非　我去劝老爺　微言幾諫猶恐逢若怒　我去劝夫人　悦色和顔又怕老爺猜疑（旦白）就是元旦那一日你說了幾句遂致天人怒不可解采苹啊（唱）天人生性你深曉　苦只苦膝下調停无力施　叫我方难求度日　此種愁你那个知（旦白）便是这等事叫小姐也难爲情的了（旦唱）可又來采苹啊（唱）你是我房中心腹婢　无人在此把言提

表(唱)千金說罷双流淚　和衣睡倒好欷噓　表(白)涉比小姐終日憂愁雖有保姆百般解劝捻难安慰再兼那兩天氣候不利乍寒乍热因而小姐病起来了且說他初病之時表(唱)和衣睡病懨懨　七情傷感意纏綿　感冒時邪心不爽　發寒發热倒床眠　到了第二日　眼花豆暈难扶起　悶悶昏昏睡一天　陳公不見千金出　進来動問了嫁小秀蓮表(白)每日清晨規矩小姐總要到書房請安老爷見兩日不出來所以動問恰值秀蓮在楼下搗茶老卩就問秀蓮(淨白)小姐呢(丑白)小姐为發寒热不曾起来表(唱)老卩聞說吃一驚　疾忙移步上樓来　走進紗窗連連叫(淨白)女兒耶(丑白)小姐老爷来了(表唱)床屏是忙将紗帳去挑開表(白)老爷走到床前但見小姐表(唱)

面白微紅有火色　兩眼朦朧緊鎖眉　摸他額上微々热

（净白）見吓你張開口待我一々看向呀（净唱）舌上原來有白胎（丑白）

見吓你昨日好端々的为何忽然病起來（丑白）見爺々女兒是偶

然小恙如今热已退了爺々放心（净白）見吓虽無大恙這兩日

天氣不和須要小心保重小姐既然有恙你早上就該告我知

道（丑白）見爺々这不関緊要的事他原要瞞告訴爺々是女兒阻他

的（净白）这也罢了你如今且好々將息待我去請医生（老旦唱）老

爺移步下妝台　昏々悶々到书斎　自然立刻差人去　請

医調治女裙釵　一連兩日把湯藥進　小姐身輕就起來

（老旦白）小姐好了老爺十分欢喜就是夫人那边也不曾告訴但

是小姐虽則起來然而病根难脱（老旦唱）自古医家只治得皮

病　胸中鬱結怎能開　虛脉小愈難脫体　病有根株身難
抬（白）自從感冒之后你看小姐（唱）手姿漸減容顏瘦　愁在眉
頭悶在怀　人前勉强为欢笑　背后如痴渾似呆　骨瘦常
帶三分熱　虛火時升紅了腮　他的病根不告爺娘曉（白）
一來是怕吃藥二來極其孝順（唱）又恐双亲自急女兒愁（白）
因此一病奄七將有一个月一日飯后坐在房中無聊走近身
邊叫声小姐（唱）我看你日夜焦煩精神消耗我劝小姐放開
懷抱自已尋些快樂才好（小旦）呆華我有何樂處可尋（白）小
姐聞得南軒花園大放不如去看七花來罢（小旦）呆華（唱）我向
來提起看花好喜欢　近來凭他樂境總无緣　千紅万紫都
不愛　見景傷情心愈酸（旦白）小姐如今有甚悲傷不伴的嘥

點醒你愁來要把愁腸掃　無歡之處要尋歡　有限精神須
發憎　憂愁擲棄搖徒然〔鬟白〕小姐當此風和日暖綠暗紅稀
花可解愁草可忘憂待來華跟了云去走走小姐去嘗〔不白〕你
既是這等說我就閑步片時便了〔鬟白〕小姐請〔鬟唱〕千金移步
下樓台　伶俐了嬛后面隨　家常便服偏幽雅　有何情與
皺双眉　你看小姐　好似海棠睡起嬌無力　柳枝裊娜任
風吹　金蓮欵欵出香閨　欵欵輕風拂面來　行來早到軒
門首　但見翠擺芳芬門半開〔鬟白〕那說南軒就在小姐卧房
側首相隔无多那中花草甚繁原是常常游玩之所在把門
一推〔鬟白〕小姐請所〔鬟唱〕双双移步進軒來　明亮紗窗一帶
開　十二開子紅記字　四壁圍大錦繡才　軒中擺設皆雅

尽　只将滑苔入坐逰人怀　曲檻迴廊閒树楔　假山叠

石砌参差　招多蝴蝶翩翩舞　千个黄鸎綠樹排　芳菲占

尽園林好　冷落墻東一点梅　千金倚自窗前坐　采苹旁

立喜盈腮（假旦）小姐這里来你看架上荼蘼好不茂盛（哥）（表白）

小姐心緒久非見了荼蘼反添愁悶（小旦）自後荼蘼（小旦）開来

黄白色堪奇　綠暗紅稀春已遲　自古開到荼蘼花事了

但不知我的終身何了期（表白）小姐見了此花反触心事那采

苹見一心要小姐释向消愁因又指一様花說道（哥是）小姐你

看这棵紫薇花將来開起来開得最久顏色更娇（表白）采苹說

了紫薇花小姐又想到紫薇花上来了（小旦）紫薇花对紫薇郎

呀　他今流落在何方　凭他娇艷終寂寞　只怕一番风

雨濺容光〔賢白〕小姐這里來你看杜鵑花紅得有趣喏〔表白〕小姐看了杜鵑又生傷感〔丫唱〕我想杜鵑啼曰此花開　誰把紅羅揃剪開　好似泪痕若染胭脂色　花房點點血成斑〔表白〕小姐看罷杜鵑便向道〔丫白〕采苹石台上種的什麼花〔賢白〕小姐道是洛阳花呵〔丫白〕阿呀是洛阳花〔表白〕小姐听說洛阳泪如雨下〔賢白〕小姐为何落下泪來〔丫白〕咳采苹呵〔小唱〕提起洛阳心愈酸　洛阳確是在河南　如今但有洛阳花似錦　为什麼洛阳人去信无传〔賢白〕小姐休得傷心〔賢唱〕我是孫你傷心鬱結苦憂煎　故此相邀小姐到南軒　指望前游尋樂处元何樂事反愁添〔丫唱〕咳采苹苛　愁人見景愁越多　有何樂事在胸前　阿唷不好了嘩　一陣昏眩心里慌　眼花

撩乱好难言〔小旦〕阿哨进去罢〔贴旦〕小姐看仔细〔衆唱〕小姐是
站起身来立不稳 来哉扶了步蹁跹 柳腰扇摆低头走
双七主婢到堂前 上梯踏进深闺内 和衣倒卧向床眠
〔小旦〕道咳来哉我不好了哩阿哨匕匕〔贴旦〕小姐心头怎么〔小旦〕
来哉吓〔小旦唱〕天摇地复真难过 我此刻是浑身冷汗透胸前
〔贴旦〕这便怎么处〔小旦白〕咳捴是我不好〔贴旦唱〕小姐吓 我早知
你如此光和景 不该劝你到南轩〔贴旦〕小姐吓你究竟是怎
兼的难过哩〔小旦〕阿哨你不要吓〔小旦唱〕你等我静心息气安眠
卧 你让我合眼朦胧不要言〔衆唱〕多咳此刻昏昏睡 来哉
同候到床边〔衆白〕那时小姐一睡直睡到临晚方醒来哉就尚
道〔贴旦白〕小姐这半天工夫睡得安稳吓定必好了些了可要用

茶（旦白）不用什么时候了（貼唱）点灯时候了小姐起来用晚膳罢（小旦白）不用我又在此發热了快些取灯来我要解衣睡了吓（貼唱）晓得（衰唱）灯台高炤起更籌　小姐是解帶寬衣靠枕頭（小旦唱）采苹吓　我今夜發燒如火烙　滿身酸痛把骨頭抽　我是頭疼胸脹真难过　睡去昏迷如夢游（貼白）小姐把如此光景待小婢去禀老爷知道（小旦白）采苹不要去禀老爷（貼白）小姐为何（小旦白）你是晓得的呀（小旦唱）老爷愛我如珍宝　你若說我不好　定然着急要担憂　可曉得武伯当年曾尚孝　圣人云父母惟其疾之憂（貼白）小姐吓　我想老爷之愛小姐雨脈无以復加然而小姐的孝思肫切也是无所不到的了（小旦白）咳采苹你說那里話来（小旦唱）哀哀父母真劬劳　罔極深恩厚且

高　女兒屈肰孝順成甬用　不能接嗣与承宗　只有女婿
还可当半子　或着相倚靠舘把肩挭不昌直来共我是无用的
了老爷夫人白白杀我一場了　眼昌直小姐真要說这断豆舘有
目雲開月朗少不得香毬依旧　不昌直来去你豈不晓得不昌直目
今方相驪客归何处　少不得九松亭上事要開交　眼昌直阿呀
眼昌直便是河南王本也該身回转不昌直此时不到有蹊蹺不昌直
不要已經回来有了凶信不昌直想必是老爷恐我添病重　故
不外边瞞看服中包眼昌直便是也該回来了叫　采苹也难解說
吓不昌直千金听　更心焦　犹如烈火把油澆　登时面似塗
脂末　带来覆去好难熬　一霎时昏迷暈去神无主　口中
譫語話嘈乜　采苹看了魂飛散　十分慌乱叫声高眼昌直祖

姐們快些來吓（唱是）咾了匕匕（唱是白）不知什麼緣故你看小姐
這般光景（表白）那些丫豆伯都走近床前把小姐一看（發白）阿
呀小姐小姐為著了嚇弗應了故个蕭武快點去报老丁得知
要緊吓（唱是白）如此你伯伴了小姐待我去报老丁（定是白）航得个
你要快点來呀（唱是白）這火急之事怎敢停留（表唱）忙移步
腳飛跑　到了書房京坏了老年高（表白）老爺正在那里鑒玩
玉器只見采苹飛搶進來高声大叫老爺不好了（爺白）什麼事
情（唱白）小姐好端匕的一霎時暈去了（表唱）老爺聞說如天打
一个脫手把玉兒央打得碎紛匕　連忙跳起身來往内走
兩步并來一步跑　飛鳳赶到高麥上　床前來看女多嬌
（爺白）阿呀為何這般光景（表白）阿呀老爺勿好嘖小姐故个蒹

哉是痧脹嘘(爭白)便是分付快請医生采茸匕匕那里去了(表白)
那說采茸見小姐十分沉重非但要知老爷旦脉也要稟夫人
知道連忙走到西院把門乱叩開門匕匕(表白)里面紅云答应
道(丑白)那个夜静更深来敲門把戶(丑白)是我快些开門(丑白)
吥采哉呀原来是采茸姐啥事務(丑白)紅云姐夫人呢(老白)勿
来家里(丑白)那里去了(老白)为拜寿星經師姑堂里去哉为啥
个事体故示省忙吓(丑白)只为小姐一时暈去特来报与夫人
知道的(丑白)吹我道啥不事務勿妨個个小姐是生成三好兩
少个勿要惊慌就好哉(表白)采茸与他話不投机抽身便走来
到小姐房中老爷便問道(淨白)采茸小姐此恙因何而起(表白)
采茸就將小姐看花傷感尽行告訴了一遍老爷明知小姐心

學亦无可如何其时医生也到進來診过了脉自分撥药小姐服后将及四更十分延醒便問翠花此时什么时候了(貼白)小姐四鼓了老爷也在此(凈白)女兒为父的在此这会可好些么(小旦白)阿呀爹爹为何這时候还不去睡(凈白)兒呀为父的已經在此半夜了(小旦白)爹爹 劳動尊親心不安 孩兒是 一生忤逆異多端 爹爹呀 你既在高年宜保重 黙夜岂非要受寒 快些早早去安寢 爹爹去睡罢 女兒是已經不碍得安朕(凈白)不妨我在此陪你一夜(小旦白)爹爹什么話請即安寢女兒也要睡了(凈白)呀你只管睡(小旦白)爹爹不睡女兒也睡不稳的(凈白)那些家丁豆伯也知道(家白)老爷方才小姐既如此說老爷不去未免小姐心中也不得安朕老爷不如依了

小姐請安置罷老丁替還不去小姐又困不着長吁兩下把各
了法（淨白）如此你伯小心伏侍小姐我去睡了交見你自已要
保重可为父的明日再来着你（小旦）爹乜請罷女兒不能送了
爹（白）老丁听了不肯送三字心里甚極对自小姐把脚一頓說
道（淨白）什么不肯送我偏要你送偏要你送（丢唱）老爷是一豆
走　珠泪抛（淨白）咳陳璉可陳璉　你膝下无見已不幸　难
道爷中一女还不肯招　我是一世为人无差錯　为什么荒
年出逆一齐來　忽想起來　出为那　老不共做人心地薄
故爾天道难容福也消（淨白）見可你若差不大不是我为父
的狠心說（淨唱）何不为附早上身后故（淨白）自今来得你一表
人才而且十分長孝（淨唱）何苦的廿年瞞我老年高發老丁是

对自孤灯頻嗟嘆　已經丑末寅初五鼓交　精神疲倦和衣睡　不多一刻不叩高　家人是速到尼菴去　燃昕真与老年高　天人聞得千金病　自然自急要心焦　忙匕打轎回家轉　進了墻白　不到西边竟往東院跑　雲梯走上桃蒼內　前來探望女多嬌［表旦］夫人到了学中多少了豆迎接郎大匕归來找小姐忽好嘈鬧子一夜我个默困自來里［老旦］旣朕睡自了不要驚動他天人就在外房坐下分付叫采苹匕匕走來叫声夫人在上采苹叩豆［老旦］采苹小姐的病是几时起的［貼旦］阿呀夫人吓小姐的病已久了嚏［老旦］吓旣然病久为何直到昨晚來报呢［貼旦］夫人吓小姐一得病时采苹就好前老卜匕匕就請医調治的［老旦］唗小賤人小姐的身子那一

个爸的你是止有老刀在眼里呀好一个小賤人[表白]那时夫人也睕得老刀不納采苹但心中畢竟恨他[illegible]罵道小賤人呀[老旦]只为老爷把我輕　連你這小賤人[illegible]也这放肆十来分　你有老刀没有我　我看你定是狐狸作怪要想変成精好呀　目今老爷抬举你　莫非你思想呼奴喝婢做夫人哼ヒ　看你近来每事多大款　小姐倘有差池　少不得剝你皮来抽你的筋　夫人正在嘮叨罵　只所得小姐床上捏ヒ叫采苹[小旦]采苹[貼旦]采苹姐小姐叫梧快点来[貼旦]求了[表白]这里夫人所得小姐醒了走到床前叫声女兒[貼旦]不姐夫人在此[老旦]兒可做娘的在此[小旦]母亲[老旦]兒可我道些須小恙不想你这等大病起来我做娘的那里睕得拯为這

老杀才与我淘氣兩院隔絕致令母女分离就是这些賊人都
不來告訴与我宜唱毋亲不必恨連声　万事含忍耐在心
爹七年老多堅貴　劝娘看破二三分　家庭不睦非佳光
常言道和氣盈門值万金　若得二老双亲同一処　女兒病
休就除根老旦便是正要向你此病因何而起瑞唱千金見問
淚分分　默上无言不佳声　明知毋意非吾意　难将心事
告娘听　憑他只管連七向　掠脉朝内不敢身着旦为何不
言不諾吓你的病根为娘的都曉得宜旦毋亲晓得甚应来
老旦你是无非为那老牛精　一同匹配你婚姻　児亦放心
他且把你終身許　只是虚言无証又无[illegible]　况且未曾行
媒傳庚帖　誰為月老与为人　你今不必心有急　此事

角但放心〔[illegible]旦〕誰知小姐听了此言　加悵惱只得前言叫岀

〔小旦〕母親听不肯娘言語　甚分明　但是在家從父古來説

爹七親目將親許　嫁人已指九橋亭　只怕娘親就有論

天子　本已成丹九改更〔老旦〕覓所那到放心〔[illegible]旦〕必要將你

許配方窮鬼　做我不自　待我拼這老牛精〔小旦〕母親何必

如此〔小旦〕唱为我女兒人一个　男娘不時在家庭　叫我調停

二老終无計　只有女兒一死到發當〔老旦〕覓可何可此言也

〔小旦〕母親　你无非處我于泪目后貧　本心不願嫁方自

这也是爹親若七哀憐女　女兒豈不感娘恩　但順從所意

來遊父　又恐邊係遊孤不相應家白夫人听了邊係遊孤四

字心中一想老旦呵呀你說什么說話你說邊係遊孤明七

我為娘的違條越礼了吓　咱君贊自古要知心腹事　再言傳
可見分明　吓　怪不得去年拋下來嚇我　脂將珠塔送方
卿　我且向你　他將珠塔如何了　可肯安受這奇珍　躲
何又落強人手　偏乜原到我家門　如此看起來　豈非是
一兩黃金四兩福　万般由命不由人　在我看來　那方家
鬼一世无出息　眼前就可定終身　于金听　氣傷心　萱
堂嚴口太无情（不是咱）母亲吓　言辞不必求說尽　穷鬼两字
不該出（咱是）为什么不該（咱是）肸表弟身狼狽　到底娘丟面
上来　后生可畏誠难料　豈能回下定終身　当初蘇秦小
弟妻顏强　到后來分封六國爭挑奇　就是韓信也曾受过
跨下辱　范希文未遇之时也是割粥齏　吕蒙正也在窑内

受貧過　從來英士畢遭屯　况且方家門第名儒也　子孫
必定做公卿　母親所　你須將兮亭來提及　倘彼用毋曉
得　道娘情薄似秋雲　夫人听　搖生寅（君曲）呀咋　我与
你原來母女兩条心　我恐你姻緣錯配終身誤　飢寒怠好
度光阴　因此心中多省急　日不安來夜不寧　誰知好意
偏成惡　枉了我般匕為你費調停　咳我先恨那老不才
老來作事真顛倒　平地風波將舌根　胡言乱道將我許
只怕神昏不以命归阴　夫人正在叨匕罵　誰想老刀任婆
底下　悄脉所得碧波情　听到此时耐不住了　兩三步直
冲到高婆上　大發雷霆怒氣生（淨唱）老不去　又見大病因
你起　無求你是害人精　逐在此問來胡說　豈非催命鬼

來路　夫人听得心加惱　暗影牙關咬七声（老旦唱）呵呀老爺

才　我与你宿世冤家今日会　此番拼你這老牛精　走上

來一个豆拳偏撞着　包豆歪在頂梁门　老丁又順手一推

一步小桌隨身倒　灯台碗盞尽推身（丑白）阿呀勿好哉人

爹媽才傾番我（丑唱）老丁是胡乡氣得松毛竪　擦掌磨拳伸

又伸（白）夫人走近來被老爺一脚踢开夫人扒起來赶上前又

被老丁一推一跌了兩交（丑唱）无數了奶來解劝　娄房前

得損天掰　老爺是三丈天名火　便要今朝打死人　夫人

看來不是路　只得一場大哭下娄门（老旦）阿呀七異七七曾

今以后（旦）你们死也不要來見我　我譬如无夫无女是孤身

對唱夫人恨七白房共　老丁还是頓足嘆声　不說夫妻

兩个重洶氣　再說小姐的魂魄上九霄雲　眼朱丁定渾身冷　登時暈去命难存　丫环一見魂飛散　同呌不好了不不不不不好了　老卞慌来　小姐不好又离魂　乜乜一去何时转　下卷之中再講明